



圖一 西元2至3世紀 佛塔欄楯 印度北部犍羅羅地區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佛陀形影

鍾子寅

院藏亞洲佛教藝術之美

經過多日冥想，悉達多（Siddhartha）思緒越來越明晰；魔王先化做美女前來誘惑，後又率領魔軍前來圍攻；悉達多一點都不為所動，魔王射向他的武器自動掉落。這時，悉達多知道自己已到了覺悟時刻，他以右手手指輕觸地面，邀請地神前來見證。西元前六世紀，悉達多於北印度菩提迦耶（Bodhi gayā）成道，於是有了釋迦牟尼。

釋迦牟尼一生活動的地點，大約僅在印度恆河中下游地區；然而，他所宣說的教法，在往後的幾個世紀，先從恆河地區向南傳到南印度、斯里蘭卡，向北傳到印度西北的犍陀羅（Gandhara，今巴基斯坦、阿富汗間）、中亞；經絲綢之路來到中國深根後，傳到韓國、日本。從印度與斯里蘭卡，還跨過孟加拉灣傳到東南亞；從印度向北傳到喜瑪拉雅（尼泊

爾、西藏等）。雖然自十世紀開始伊斯蘭教逐漸在中亞、印度西北得勢，最終造成十二世紀末佛教在印度母國的衰亡，但在西藏茁壯的藏傳佛教，又再傳到蒙古以及漢地。歷史上，佛教先後在大半個亞洲活躍，為亞洲最重要的文化風貌之一。

雖然都是傳承著釋迦牟尼探求事相本質的教法，但因側重點與方法的不同，佛教在印度從西元前六世紀

至十二世紀末的漫長過程中，而有原始、部派、大乘、以及金剛乘之別。部派佛教時期，佛教探討的核心圍繞在如何從人生的諸苦中得到解脫，「佛陀」（意思是「覺悟者」）主要是對導師釋迦牟尼的尊稱。公元前後發展出來的大乘佛教，對人生之外的時間、空間、事物本質等命題產生更大的興趣，「佛陀」擴大為對得到最高證悟者的代名詞，將釋迦牟尼視為化身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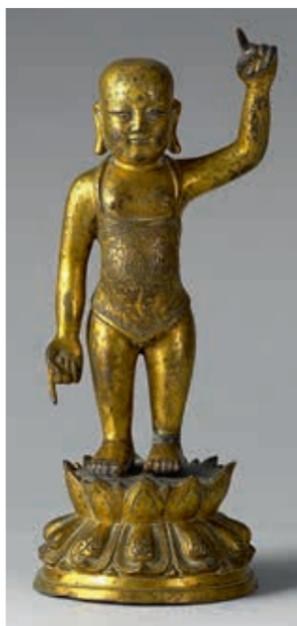


圖五 西元18世紀 釋迦牟尼佛 斯里蘭卡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四 西元645年或654年 坐佛 克什米爾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提迦耶證道是一例，佛陀誕生時帶有神化色彩的描繪又是另一例：釋迦牟尼從母親摩耶夫人右脇生出，腳踏七



圖二 西元16世紀 明代 誕生佛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另外提出三世佛、十方佛、千佛等諸佛思想；入世、利他精神也是其另個重要特徵，因而產生發願渡化眾生的菩薩思想，從彌勒菩薩開始，而後有觀音、文殊、普賢等。隨著金剛乘的興起，因不同觀修法門的編纂，佛教造像的隊伍更加擴大。大乘、金剛乘、以及上座部（部派佛教的一支）佛教在不同時期向不同地區傳播，不僅經典被譯寫成各種不同的文字，也結合各地的文化產生不同的變貌。

佛教藝術即是佛教在各地傳播而滋養出的花朵。「佛陀形影——院藏亞洲佛教藝術之美」展覽試圖以泛亞洲的視野，向觀眾呈現佛教藝術在亞洲各地的豐富面貌。展覽在一件北印度秣菟羅（Mathura）地區的佛塔欄楯作為開場之後，分為「誕生的喜悅」、

「佛陀的智慧」、「菩薩的慈悲」、「經藏的流轉」與「密教的神奇」五個單元。以下依單元順序搭配重點選件，以饗觀眾。

開場

佛塔欄楯（圖一）

此件作品以其紅色有白斑的砂岩為特色。兩根立柱一面以高浮雕刻著婀娜多姿的夜叉女，另一面與橫楯為淺浮雕盛開蓮花。此種紅砂岩與夜叉女的面貌以及豐腴身軀，均為北印度秣菟羅作品的特色，它與健陀羅並稱

步，步步生蓮，並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向世人宣告他將解救三界諸苦。

誕生佛（圖二）

健陀羅藝術以來就常見包含上述佛誕在內的佛傳主題，但多有摩耶夫人攀扶樹枝等劇情的描繪；東亞文化圈的中國、韓國、日本則流行一種獨尊的誕生佛造像，推測與佛誕節浴佛的儀式有關。此尊誕生佛方頭大耳，身穿肚兜，上身比例長，承襲著中國嬰孩造型的傳統。淺淺的微笑散發出純淨的信念，為明代中期此類造像的精緻小品。

佛陀的智慧

經典說到釋迦牟尼具足當時面相學上的特徵，即所謂的「三十二相等，造像據此常造出「頭頂肉髻」、「眉間白毫」、「手足具縵網」、「身光一丈」等容易表現的相貌，身著代表出世者的袈裟也是另個特徵。由於是從最初的「佛陀」釋迦牟尼發展出來，大乘佛教的「佛陀」（即諸佛）也都依循這些特徵來造像。作為佛教理想境界的投射，釋迦牟尼或大乘諸佛



圖三 西元5世紀下半葉 北魏 釋迦牟尼佛 寄存於九州國立博物館

為佛教藝術的兩大流派。此種構件原是圍繞古代佛塔欄楯的一部分，在原先供奉佛舍利的佛塔周邊作為裝飾，可說是佛教藝術的起源。以豐饒意象的夜叉裝飾象徵涅槃的佛塔，則體現了佛塔藝術的兩重面向。

此件從主題與風格雙方面都代表佛教藝術源頭的精美作品，將在展覽門口引領觀眾進入亞洲佛教藝術之旅。

誕生的喜悅

釋迦牟尼的生平故事一直是佛教藝術津津樂道的主题，本文開場的菩

受到信徒的崇拜；然因側重點、審美的差異，不同時代不同地區的工匠也發展出各自的特色。

釋迦牟尼佛（圖三）

佛教在傳入中國數百年後，由於皇室的大力扶持，在北魏迎來第一個盛世。首先在雲岡開鑿具有濃厚的中亞風格的曇曜五窟（西元四六〇年起），接著在孝文帝太和年間（四七七～四九九）建立起所謂的「太和樣式」，並隨著孝文帝推行漢服，佛像穿起了漢式袈裟，爾後成為中國佛教造像的主流，並進一步影響了韓國、日本。此尊是被訂為日本重要文化財的珍貴名品，為南院開館特借展來台兩個月。典型太和樣式，髮髻上有變形自健陀羅的捲渦與波浪紋，袈裟綿密的衣摺也源自健陀羅的藝匠，但臉型已改為甜美的鵝蛋臉。

坐佛（圖四）

此尊挺拔的佛陀著貼體的袈裟盤坐在蓮花座上，雙手作轉法輪印表示正在說法。蓮花從幾何狀的岩石中生起，座前蹲踞獅子，此乃以「獅子吼」譬喻佛說法，蓋獅子一吼，百獸



圖九 西元13世紀中 張勝溫
梵像卷 大理國(雲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八 西元12世紀上半葉 阿嵯耶觀音 大理國
(雲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七 西元10至11世紀 彌勒菩薩 尼泊爾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六 西元3世紀 彌勒菩薩 巴基斯坦(古犍陀羅)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鎮服，象徵他的教法能驚醒迷茫的眾生。台座底下一圈以Sarada字體刻寫的梵文題記(部分斷裂)：

此聖物為Navasurendra大王統治的第二十(或二十九)年，由國王總管之子、具大誠信之優婆塞(居士)Varsa同其妻Siri、Girnarasingha，與其子Singha和Siri(出資施造)。

整件作品以黃銅澆鑄，雙眼與嘴唇分別嵌銀與紅銅。以不同的金屬成分來表現色彩變化，為喀什米爾造像常見的裝飾技法；台座兩側供養人也穿著當地皇族的服飾。七世紀中的題記更讓此件成為克什米爾早期造像的重要作例。釋迦牟尼佛(圖五)

斯里蘭卡承襲著上座部佛教，

導師釋迦牟尼是其唯一的佛陀。厚實的肩膀、挺起的腰桿、與寬闊的盤腿形成穩定的構圖，透露出佛陀永恆堅毅的信念，與頭頂的智慧之光，共同為斯里蘭卡佛教造像傳統的特徵；袈裟上綿密的波浪紋與智慧之光的曲線相呼應，為堪地王朝(Kandy, 1597-1815)晚期的時代特徵。

菩薩的慈悲

菩薩為菩提薩埵(Bodhisattva)的簡稱，意思為「覺悟的勇士」，為上求菩提(智慧、覺悟)、並以極大悲心下化無數有情眾生(慈悲、勇士)者，為大乘佛教發展成熟的概念。其一方面將修行的努力過程稱為「菩薩道」，一方面也將菩薩視為佛

陀的侍者與繼承者。由於菩薩代表了成佛過程的努力，菩薩的莊嚴即以釋迦牟尼成佛前的太子服飾為依據。相對於樸素的佛裝，菩薩裝以華麗的寶冠、瓔珞為特徵。

由於眾生需求的不同，從最初的未來佛彌勒菩薩開始，逐漸發展出觀音、文殊、普賢等，其中以代表大悲心的觀音最為廣佈。佛教在各地與當地文化激盪的過程中，甚至產生許多地方化的菩薩，展現出佛教文化活躍的生命力。

彌勒菩薩(圖六)

此尊雄健的彌勒菩薩出自犍陀羅，此地為印度次大陸西北方的出入通道，西元前三百多年，希臘馬其頓的亞歷山大大帝東征，大軍一路勢如破竹打到印度河畔。軍中有許多工匠，落地生根後就把希臘藝術的種子種在這個地區，甚至後來還改信了佛教，於是有了佛教藝術起源之一的犍陀羅造像。其以希臘羅馬雕像般的面孔為鮮明特徵，結實的胸腹肌、身上披著的天衣與下裳顯現厚重寫實的衣摺，也是受希臘羅馬藝術的影響。此尊堅毅又靜謐，完美表達出菩薩的特質。

彌勒菩薩(圖七)

此尊彌勒菩薩以優雅的三折姿站立，高髻前飾佛塔，左手持摩提(Kundika)，左肩上還披有鹿皮。這種鹿皮只飾於彌勒與觀音，蓋因鹿天性仁慈，而彌勒與觀音分別在佛教菩薩體系中表「慈」與「悲」之故。此尊彌勒圖像上的另一大特徵，是其缺少諸如寶冠、項鍊、臂釧等「菩薩裝」的特徵，這種圖像在笈多(Gupta, 320-600)與後笈多(Post-Gupta, 600-750)的作例中可見。面相甜美、小嘴淺露微笑，為尼泊爾美學的典範。

阿嵯耶觀音(圖八)

唐宋期間雲南地區先後有南詔(約六五三~九〇二)、大理(九三七~一二五四)立國，其皇室皆崇信佛教。本展覽包含易長觀音、阿嵯耶觀音、千手觀音等三件大理國造像，均精美、量體大而有相當代表性。此件直立，裸上身，頭頂有坐佛，右手作安慰印，左手作與願印，比對院藏大理國張勝溫(梵像)卷(圖九)，可知又名「真身觀世音」，意為各種觀音的「真身」(本質)，出自南詔皇



圖十三 西元12世紀末至13世紀初 大日如來三尊像 泰國或柬埔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二 西元8至9世紀 四臂觀音 印尼 蘇門答臘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藏文《龍藏經》(圖十)
 此部華麗的《龍藏經》為康熙皇帝的祖母孝莊太皇太后欽命修造，為歷來藏文大藏經寫本最精美的一部。內容屬藏文《甘珠爾》(bkā'gyur)，其意思是「佛語之譯」，也就釋迦牟尼佛所說的「經」與「律」的藏文譯

室建國神話，後成雲南地區特有的信仰。其以纖細身材、體態僵直、兩腿與肩同寬為特色，面相與下裙等服飾與東南亞占婆(Champa)等風格相似，蓋大理鄰近東南亞之故。此觀音既是佛教地方化的案例，其風格也體現了中原與東南亞區域間的交流。



圖十 清 康熙8年(1669) 內府泥金寫本藏文《龍藏經》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經藏的流轉

釋迦牟尼所說的教法最初以口語傳承，釋迦牟尼本人也認為教法應以當地的語言來傳授。進入文本時代，主要是梵文、巴利文，後隨著佛教在各地的傳播，而有漢文、藏文、西夏文、蒙文、滿文、緬甸文等各種版

本的總集，共一〇八函，分為「秘密」、「般若」、「寶積」、「華嚴」、「諸經」、「戒律」等六大部。經葉以泥金雙面書寫；內經板含金砌禮敬語、七尊彩繪造像並鑲嵌各式珠寶，版面再護以黃、紅、綠、藍、白五色為底的織金妝花緞(經簾)。

為呈現《龍藏經》的弘大，配合開館將展出《龍藏經》一函完整共十一個配件、五色經簾、六大部內容、以及包裹方式，為歷來此巨作最完整的呈現。

《龍藏經》黃緞織花袷經衣之夾層：黃地團龍如意雲紋織金妝花緞(圖十一)

每函《龍藏經》皆由內而外裹覆四層經衣，此黃緞織花袷經衣為第三層。民國百年本院同仁於庫房檢視展件時無意中於一件脫線處發現內夾層藏有紋樣，結合修復、研究與展覽而將表層揭開，發現七團龍紋以「二、三、二」方式排列，並繞有七彩如意雲紋。此即滿文文獻所載「七龍網布佛經包袱一百零八」，與《龍藏經》經板的五色經簾皆為南省三處織造奉太后旨令而製。此次為此發現的首展。



圖十一 清 康熙8年(1669) 《龍藏經》黃緞織花袷經衣之夾層：黃地團龍如意雲紋織金妝花緞 內府泥金寫本藏文《龍藏經》配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本的佛典。經典以多種文字並存遂成為佛教文化的一大特徵。本單元展示院藏各類佛典；在南院開館之際，則以清康熙年間氣勢磅礴的《龍藏經》為主，搭配乾隆皇帝效法皇祖而製的《甘珠爾經》展陳，是本展覽不可錯過的一大亮點。

密教的神奇

密教為「秘密佛教」之意，即前述的「金剛乘」，為佛教在印度的後期階段，萌芽於四世紀、發展於六至十一世紀。此時為與印度教抗衡，佛教在以唯識(Vijñānavāda)哲學為基礎的本尊(siddha-devata)觀想法中，吸收了印度傳統的咒語、設壇(曼荼羅)、火供等儀式，並出現大量多面多臂、忿怒相與女性尊等造像。密續(Tantra, 密教典籍)依據成立年代以及對實有執著與否的程度，分為「事」、「行」、「瑜伽」、「無上瑜伽」四類，而無上瑜伽續又可分為「父續」與「母續」。

隨著佛教外傳，密教分別傳到中國、日本、東南亞、尼泊爾與西藏等地。中國唐代和日本的密教以行續與瑜伽續為主；西藏密教則以無上瑜伽為特色。密教美術的豐富內容為佛教美術的引人篇章。

四臂觀音(圖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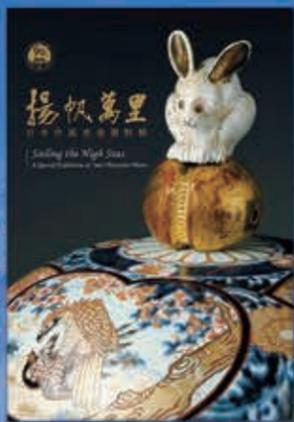
雖然兩主臂自雙肘以下皆斷失，但這尊優雅的立姿四臂觀音仍是難得的傑作。透過圖像比對，其斷失的右主臂原作與願印，其餘二手分別

南部院區首展圖錄

新登場



《藍白輝映—院藏明代青花瓷展》



《揚帆萬里—日本伊萬里瓷器特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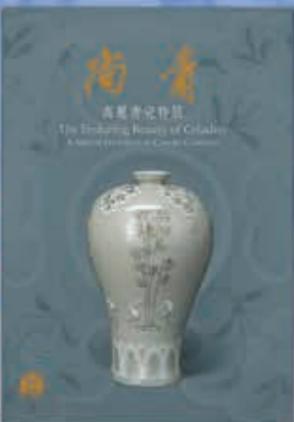
《芳茗遠播—亞洲茶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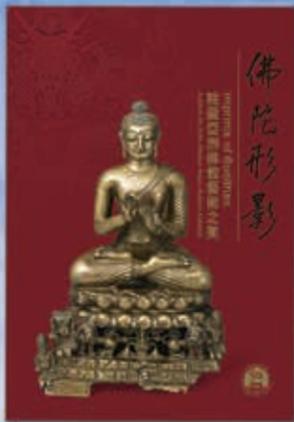
《錦繡繽紛—院藏亞洲織品展》



《越過崑崙山的珍寶—院藏伊斯蘭玉器特展》



《尚青—高麗青瓷特展》



《佛陀形影—院藏亞洲佛教藝術之美》



《故宮南院嬉遊記—跟著哈奴曼尋寶趣》

訂購請洽：

國立故宮博物院 • 正館B1多寶格、2F停雲書店、玲瓏館、寶繪廊
附設博物館商店 • 桃園國際機場第二航站C區
National Palace Museum Shop • 服務專線02-66103600#2254

故宮精品
National Palace Museum Shop

故宮精品



圖十五 西元12世紀 杜爾噶砍殺魔牛 印度東北部或孟加拉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四 西元14至15世紀 持鉞刀大黑 西藏中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持蓮、念珠與經書。此種四臂觀音除
印尼之外罕見，但在北印度比哈爾
(Bihar) 省出土一件約十世紀的類似
作品，顯示兩地有直接的關連。以蘇
門答臘巨港 (Palembang) 為中心的室
利佛勢王國 (Srivijaya, 7-13世紀) 位
於印度與中國的海道上，為當時重要
的佛教中心。

舉丹薩替 (gDan sa mthil) 寺的風格。
護持該寺的當地朗 (Langs) 氏豪族
於十三世紀逐漸興起，十四世紀中擊
敗薩迦 (Sa skya) 成為西藏地區的新
霸權。對佛法的虔誠以及強大的政經
實力，造就出此類精美的作品。

俗稱《初會金剛頂經》) 十世紀以降在
高棉的傳播有關。大日如來兩旁分別
為四臂觀音(慈悲)與般若佛母(智
慧)，表大日如來為兩者的統合。
持鉞刀大黑(圖十四)
大黑即大黑天，是藏傳佛教無
上瑜伽密最重要的護法之一，以忿怒
相、身材矮壯、配飾骷髏為特徵。此
尊鑲金飽滿，瓔珞嵌滿各色寶石，屬
西藏中部山南地區帕竹 (Phag gru) 噶

大日如來三尊像(圖十三)
此三尊像具典型高棉帝國
(Khmer, 802-1432) 風格，並以坐
佛坐在盤繞的蛇身、七頭於佛後立起
呈扇狀而令人印象深刻。此圖像過
去認為是部派經典所記載的目真鄰
陀 (Mucalinda) 龍王護持釋尊的故
事；然最近的研究則認為是密教尊
格的大日如來，並與《真實攝經》
(Sarvabhogarati vasangraha tantra，

杜爾噶砍殺魔牛(圖十五)

由於密教吸收了許多印度教的
成分，院藏也有諸多印度教精品，
「密教的神奇」一單元因此特別規劃
印度教造像展區。此件杜爾噶為濕婆
(Shiva) 配偶帕爾瓦提 (Parvati) 之
忿怒相，是印度教性力派最重要的崇
拜對象。此作描繪杜爾噶砍殺魔牛阿
修羅，是其最常見的主題之一。多折
角的台座與舟形背光週邊簡化為鋸齒
狀的火焰紋裝飾，為帕拉王朝 (Pala,
750-1199) 晚期造像的特徵。整體動
感與力度十足，展現恢弘的氣勢。

相對於抽象的哲理，宗教藝術
以更直觀的方式感染著歷代信徒，其
使用脈絡也是宗教與信徒間的直接連
結點。透過本展覽巡禮這些作品，此
時，造像不僅是靜態的文物，而是我
等與先人心跡的合照。

● 本文部分內容參考策展小組王鍾承、劉國威所撰寫之展
品說明，特此致謝。
作者任職於本院南院處

參考書目

1. 李玉珉、鍾子貢主編《佛陀形影—院藏
亞洲佛教藝術之美》，臺北：國立故宮
博物院，二〇一五。